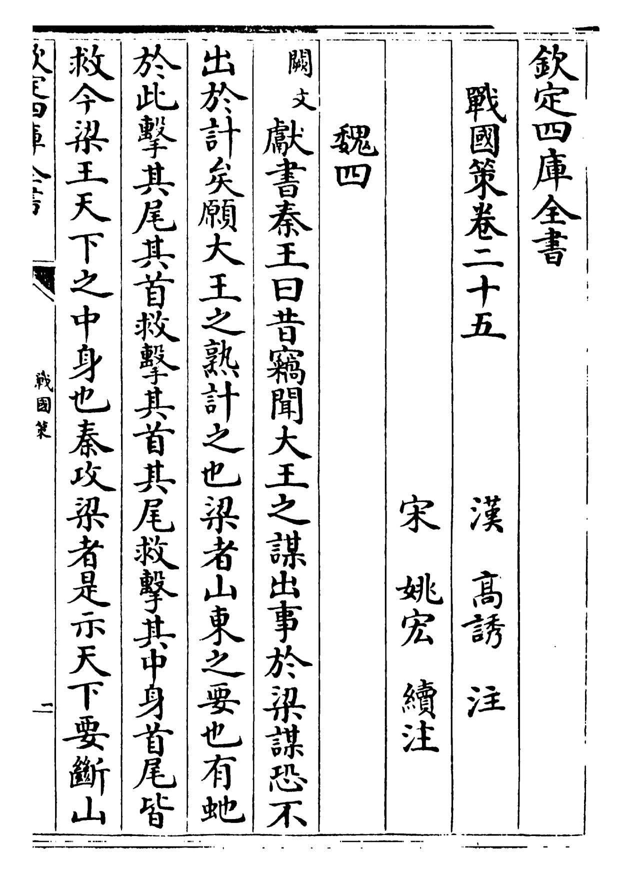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戰國策卷二十五

漢 高誘 注
宋 姚宏 續注

魏四

闕文 獻書秦王曰昔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謀恐不出於計矣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也有虵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王天下之中身也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

東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强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為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其兵弱天下必能救地可廣大曾無大字國可富兵可强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為武教得密須氏而湯知服桀矣今秦國與山東為讎不先以弱為武教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鄢郢

八年闕文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

人亡曹繒恃齊以悍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魏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其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為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夫國之所以不可恃者多其變不可勝數也或以政教不脩上下不輯而不可恃者或有諸侯鄰國之虞而不可恃者或以年穀不登稸積竭盡而不可恃者或化於利比於患臣以此

知國之不可必恃也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質秦而久不可知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即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之心為命也臣以此為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胥亡乎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

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客謂司馬食其曰慮久（劉無久字）以天下為可一者是不知天下者也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謂茲公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公者也然而茲公為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不（一本添以字）實為期子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秦必受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而以資子

之讎也

魏秦（劉作秦魏）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王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也

穰侯攻大梁乘北郢魏王且從謂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以廣陶攻齊得剛博以廣陶得許鄢陵以廣陶秦王不問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今日大梁亡許鄢陵必議議則君必窮為君計者勿攻便

白珪（劉作圭）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劉作不）為姦不能禁

狗使無吠己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不能禁人議臣於君也

秦攻韓之管魏王發兵救之昭忌曰夫秦强國也而韓魏壤梁劉作秦不出攻則已若出攻非於韓也必魏也今幸而曾添歸字於韓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韓之管也致攻者必魏之梁也魏王不聽曰若不因劉無因字救韓韓怨魏西合於秦秦韓為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魏王大恐謂昭忌曰不用子之計而禍至

為之柰何昭忌乃為之見秦王曰臣聞明主之聽也不以挾私為政是參行也願大王無攻魏聽臣也秦王曰何也昭忌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哉秦王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也以王之不必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於梁合天下之從無精於此者矣以為秦之求索必不可支也故為王計者不如制趙秦已制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荆齊不能獨從天下爭敵於秦則弱矣秦王乃止

秦趙構難而戰謂魏王曰不如收趙而構之秦王不構趙趙不以毀構矣而構之秦趙必復鬬必重魏是并制秦趙之事也王欲焉而收齊趙攻荆欲焉而收荆趙攻齊欲王之東長之待曾作侍之也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為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為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一本添大字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

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樓梧一作部約秦魏將令秦王遇於境謂魏王曰遇而無相秦必置相不聽之一本無之字則交惡於秦聽之則後王之臣將皆務事諸侯之能令於王之上者且遇於秦而相秦者是無齊也秦必輕王之强矣有齊者不若相之齊必喜是以有齊者與秦遇秦必重王矣

芮宋欲絕秦趙之交故令魏氏收秦太后之養地秦王怒芮宋謂秦王曰魏委國於王而王不受故委國於趙也李郝謂臣曰子言無秦而養秦太后以地是欺我也故敝邑收之秦王怒遂絕趙也

為魏謂楚王曰索攻魏於秦秦必不聽王矣是智困於秦而交疏於魏也楚魏有怨則秦重矣故王不如順天下遂伐齊與魏便地兵不傷交不變所欲必得矣

管鼻之令翟强與秦事謂魏王曰鼻之與强猶晉人之

與楚人也晉人見楚人之急帶劒而緩之楚人惡其緩而急之令鼻之入秦之傳舍舍不足以舍之强之入無蔽於秦者强王貴臣也而秦若此其甚安可

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魏王弗利白圭謂魏王曰王不如陰侯一作使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以多割於韓矣韓不聽秦必留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求質於秦成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敢合則王重矣

秦拔寧邑魏王令人謂秦王曰王歸寧邑吾請先天下構

魏魏冉曰王無聽魏王見天下之不足恃也故欲先構夫亡寧者宜割二寧以求構夫得寧者安能歸寧乎秦罷邯鄲攻魏取寧邑吳慶恐魏王之構於秦也謂魏王曰秦之曾無之字攻王也王知其故乎天下皆曰王近也王不近秦秦之所去皆曰王弱也王不弱二周秦人去邯鄲過二周而攻王者以王爲易制也王亦知弱之召攻乎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

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用資也臣曰用雖多此非楚之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周肖謂宮他曰子為肖謂齊王曰肖願為外臣令齊資

我於魏宮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王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

周冣善齊翟强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子聞之因使其人為見者嗇夫聞見者因無敢傷張子

周冣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魏王為之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為王通天下者以周冣也令周冣遁寡人入齊齊無通一本添端字於天下矣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

大國欲急兵則趣趙而已

秦魏為與國相與同禍福之國也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且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且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任能也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

以為秦之强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强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為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秦王瞿然愁悟遽一作遂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且之說也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自郊迎唐且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

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為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一本無君字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

者自往請使道使一本添吏字者至縞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一本無以字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也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

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解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全已無一本作已字為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素服縞素辟舍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也王曰然則何為涕出曰臣為王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凶惡而得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辟人於途四海之内一本添其字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曩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

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内曰有敢言美人者族由是䙌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其自羃繫也完矣謂幘覆也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效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為我用乎而近習之人相與怨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知之術也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能棄之弗能用之一本無之字能死之弗能

棄之〔劉無之字〕此人之大過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強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質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一本作也字〕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至於長輓者故畢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為嫪毐功卑體以尊秦以因嫪毐王以國贊嫪毐以嫪

毒勝矣王以國贊嫪氏太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為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為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吕氏而從嫪氏天下必合一作舍吕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説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秦秦王謂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

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且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且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且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唐且曰此庸夫

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曽劉作休烈隆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劒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戰國策卷二十五

戰國策卷二十六 自此卷復有錢本

漢 高誘 注

宋 姚宏 續注

韓一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皐韓王曰成皐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萬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王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王曰善

果取成臯至韓之取鄭也果從成臯始大

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

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而可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請深維而苦思之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國之辯士也夫為人臣者言可必用盡忠而已矣二人各進議於王以事申子微視王

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劉謂字典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

蘇秦為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皐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

甲數十萬天下之强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劉作跕錢作帖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劒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曾無伯字膊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鞮鍪鐵幕革抉㕮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劒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宫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

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兹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續云顔氏家訓引作寧為雞尸不為牛從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

忿然作色攘臂按劒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楚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張儀為秦連横説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史記後語作非菽而麥民之所食大抵豆飯續云古語只稱菽漢以後方呼豆史記飯菽後語菽飯藿羮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為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摯之士

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曽添騰者二字）者不可稱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卯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强

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絶韓之上地東取成皐宜陽則鴻臺之宫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皐絶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强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為敝邑秦王必

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效宜陽

宣一作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弑魏兩劉無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籍外權羣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為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

張儀謂齊王曰王不如資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因以齊魏廢韓朋而相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是公無患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叔曰不如貴昭一本無昭字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

秦攻陘韓曾無韓字使人馳南陽之地秦已馳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陘陳軫謂秦王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

恐山東之無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絶上交而固私府也竊為王弗取也

五國約而攻秦楚王為從長不能傷秦兵罷而留於成皐魏順謂市丘君曰五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君資臣臣請為君止天下之攻市丘市丘君曰善因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胡不卜交乎楚王曰奈何魏順

曰天下罷必攻市丘以償兵費王令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且聽王之言而不攻市丘不重王且反王之言而攻市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卜交而市丘存鄭彊載八百金入秦請以伐韓泠向謂鄭彊曰公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秦必不聽公公不如令秦王疑公叔鄭彊曰何如曰公叔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故言先楚也今已令楚王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處旬有餘彼已覺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昭

獻公叔之人也秦王聞之必疑公叔為楚也

鄭彊之走張儀於秦曰儀之使者必之楚矣故謂大宰曰公留儀之使者彊請西圖儀於秦故因而請秦一本作西王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故使使臣再拜謁秦王秦王怒張儀走

宜陽之役楊達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印鮑作劉作卬甘茂也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

秦圍宜陽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藺離石祁以質許地則樓緩必敗矣收韓趙之兵以臨魏樓鼻必敗矣韓為一一本作韓趙為一魏必倍秦甘茂必敗矣以成陽資翟強於齊楚必敗之須秦必敗秦失魏宜陽必不拔矣

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其後秦歸武遂於韓已而秦王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杜聊為公仲謂秦王曰明也願因茂以事王秦王大怒於甘茂故樗里疾大說杜聊

秦韓戰於濁澤韓氏急公仲明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儆公仲之行將西講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為之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

為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為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為能聽我絶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困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儆四境之内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敝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敝邑將以楚殉韓韓王大説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一作困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絶強

秦之敵必為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劉作也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以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强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為秦禽智為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明也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必

以率為陽（劉作傷）也故不見率也公仲好內率曰好士仲嗇於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而見之

韓公仲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中封小令尹以桂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鬬於秦願公之熟計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

為我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對曰願有復於公

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郝

其知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

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黨於韓

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强而公黨於楚

是與公孫郝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

變也而公必之是自為貴也公不如與王謀其劉作多 舊作若

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韓氏先以國從公孫

郝而後委國於甘茂是韓公之讎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令收之甚難向子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已對曰公何不以秦為韓求頴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强而公過楚以攻韓此利於秦向子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郝欲以韓取

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郝甘茂之無事也

或（錢有或字）謂公仲曰聽者聽國非必聽實也故先王聽諺言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於秦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茂勸齊兵以勸止魏楚趙皆公之讎也臣恐國之以此為患也願公之復求中立於秦也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以公孫郝為黨於公而弗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為公言公何不因行願以與秦王語

行願之為秦王臣也公臣請為公謂秦王曰齊魏合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於秦孰强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秦輕齊魏別則秦强合則秦弱臣即曰今王聽公孫郝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郝為不忠今王聽甘茂以韓秦之兵據魏而攻齊齊不敢戰亦求割地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為不忠故王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齊王言救魏以勁之齊魏不能相聽必離兵交王

欲則信公孫郝於齊為韓取南陽易穀川以歸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郄曾一作欲一作卻齊此武王之願也臣以為令韓以劉無以字中立以勁齊最秦之大急也公孫郝黨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不敢謁也此二人王之大患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韓公仲相齊楚之交善秦秦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乎楚王使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之遇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為有陰於秦魏也且罪景鯉為謂楚王曰臣賀

鯉之與於遇也秦魏之遇也將以合齊秦而絶齊劉作和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無以信魏之合已於秦而攻於楚也齊又畏楚之有陰於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與於遇魏之絶齊於楚明矣齊楚信之必輕王故王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齊必重楚而且疑秦魏於齊王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王曰向也子曰天下無道今也子曰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謂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

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强大則有矣若夫越趙魏而鬬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哉且非楚之任而楚為之是弊楚也强楚弊楚其於王孰便也

或謂魏王王儆錢無儆字四疆之内其從於王者十日之内備不具者死王因取其游之舟上擊之臣為王之楚王胥臣反乃行春申君聞之謂使者曰子為我反無見王矣十日之内數萬之衆今涉魏境秦使聞之以告秦王秦王謂魏王曰大國有意必來以是而足矣

觀魏一作鞅謂春申曰人皆以楚為强而君用之弱其於鞅也不然先君者二十餘年未嘗見攻今秦欲踰兵於澠隘之塞不使假道兩周倍韓以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且旦暮亡矣不能愛其許鄢陵與梧割以予秦去百六十里臣之所見者秦楚鬬之日也已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南委國於楚楚王弗聽蘇代為劉添謂字楚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明之反也常仗趙而畔楚仗齊而畔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

亦甚患之此方其為尾生之時也

戰國策卷二十六

戰國策卷二十七

漢 高誘 注

宋 姚宏 續注

韓二

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殽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也居為隱蔽出為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殽臣聞之脣揭者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衆矣

獨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錢劉本作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佐韓兵不衆粮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歸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知錢改作之王也韓之急緩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

折而入於楚矣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殽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殽以救韓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為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之言曰

請道於南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於是攻皮氏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其將揚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塞三川而守之

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曰收璽其實猶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以劉去以字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其實猶之不失秦也

公仲為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後錢劉一作復反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則害於趙魏地易

於下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

錡宣之教韓王取秦曰為公叔具車百乘言之楚易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曰三川之言曰秦王必取我韓王之心不可解矣王何不試以襄子為質於韓令韓王知王之不取三川也因以出襄子而德太子

襄陵之役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楚魏皆德公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高必以兵臨魏公何不令人説昭

子曰戰未必勝請為子起兵以之魏子有辭以毋戰於是太子與昭陽梁王皆德公矣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教陽向說秦王曰留馮君以善韓臣集錢劉曾作辰非上知也主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以秦馮君廣王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則王澤布而害於韓矣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也公不如令人恐楚王而令人為公求武遂於秦謂楚王

曰發重使為韓求武遂於秦秦王聽是令得行於萬乘之主也韓得武遂以恨秦毋秦患而得楚韓楚之縣而已秦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楚也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沈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辯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令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

者色於市令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絶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舍入見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强之周最不欲來以為公也臣之强之也亦以為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説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将禮陳其辭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為不急必不許

也令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鄭強為楚王使於韓矯以劉改矯作矯新城陽人合世子以與公叔爭國楚怒將罪之鄭強曰臣之矯與之以為國也臣曰世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韓氏韓氏急必縣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敢索若戰而不勝走而不死今且以至又安

敢言地楚王曰善乃弗罪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强謂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急擊公叔太子曰不可戰之於國中必分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尚何足以圖國之曾作尚之全為太子弗聽齊師果入太子出走

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齊甚公何不令齊王謂楚王王為我逐幾瑟以窮之楚聽是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不聽是有陰於韓也

公叔將殺幾瑟或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畏幾瑟也

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而内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為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為亂也内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今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子定必陰事之秦楚若無韓必陰事伯嬰伯嬰亦幾瑟也公不如勿殺伯嬰恐必保於

公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必不敢輔伯嬰以為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伯嬰外無秦楚之權内無父兄之衆必不能為亂矣此便於公

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内幾瑟也公何不為韓求質子於楚楚王聽而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為事也必以韓合於秦楚矣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齊孤也公又令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則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盼楚楚王必重

公矣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

胡衍之出幾瑟於楚也敎公仲謂魏王曰太子在楚韓不敢離楚也公何不試奉公子咎而為之請太子因令人謂楚王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王抱虛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報讎於魏而德王矣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謂芊戎曰廢公叔而相幾瑟者楚也今幾瑟亡之楚楚又收秦而復之幾瑟入

鄭之日韓楚之縣邑公不如令秦王賀伯嬰之立也韓絕於楚其事秦必疾秦挾韓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王業也

冷向謂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復之甚令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鄭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

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冷向謂伯

嬰曰太子入秦秦必留太子而合楚以復幾瑟也是太子反棄之

韓咎立為君而未定也其弟在周周欲以車百乘重而送之恐韓咎入韓之不立也綦母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咎立因劉改因作日也一本添也字以為戒不立則曰來効賊也

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為國乎曰可王曰楚國多盜正可以圉盜乎曰可曰以正圉盜奈何頃間曾作

聞

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此烏何王曰謂之鵲曰謂之烏可乎曰不可曰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為烏鵲不為鵲也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政議直指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劒趨之以救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

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黄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為夫人麤糲之費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

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者徒幸而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

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巳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所以不許仲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兵衛設臣使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翼政曰韓與衛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也豈不殆哉

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劒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韓傀韓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子政姉（劉有嫈字）聞之曰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而高成荊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為我

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政之能乃其姊者亦烈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葅醢之誅以揚其名也

戰國策卷二十七

戰國策卷二十八

漢　高誘　注
宋　姚宏　續注

韓三

或謂韓公仲曾作中曰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知之而已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孿子之相似也得以其道為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而非公適兩

朿之則韓必謀矣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為魏從也則韓輕矣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欲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為秦魏之和成固為福不成亦為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兩朿之是韓為秦魏之門戶也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朿重於魏而西貴於秦操右契而為公責德於秦魏之主裂地而為諸侯公之事也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劉有者字也齊怒於不得魏

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錢作擇猜而割之曾劉作擇布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為福不成亦為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以韓先合於秦天下隨之是韓

以天下事錢作予秦秦之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之計是其於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釁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昔者周佼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梗陽周啟以東周善於秦而封於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計而秦之爭機也萬於周之時今公以韓為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為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

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韓人攻宋秦王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珉與我交而攻我甚所愛何也蘇秦為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為王也以韓之强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横此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也韓故已攻宋矣其西面事秦以萬乘自輔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

矣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靷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靷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

或（錢添或字）謂韓王曰秦王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計將安出矣秦之欲伐韓以東闚周室甚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為山東大禍矣秦之欲攻梁也欲

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欲病（錢劉作痛）之以固交也
王不察因欲中立梁必怒於韓之不與已必折為秦用
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
為兄弟使山東皆以銳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為此也山
東無以救亡此萬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
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錢添此雖
字）如伯夷猶將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雖善
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為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然則山

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珪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天下矣是魏弊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免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

韓弱於始之韓而今之秦强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為尊秦以定韓者臣竊以為王之明為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忠莫如申不害也昔者穆公一勝於韓原而霸西州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下曾子改作下此以一勝立尊令成功名於天下今秦數世强矣大勝以十數小勝以百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名於天下也昔先王之攻有為名者有為實者為

名者攻其心為實者攻其形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為臣女為妾身執禽而隨諸御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男為臣女為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

為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為爾求火也

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蹵哀侯而殪之立以為鄭君韓氏之衆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為之先也是故哀侯為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哀侯也今曰鄭君不可得而為也雖終身相之焉然而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哉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之尊桓公也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得而

為也雖為桓公吾弗為云者豈不為過謀而不知尊哉韓氏之士數十萬皆戴哀侯以為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諸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相公獨取霸者亦無他也今强國將有帝王之舋而以國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與强國之利强國能王則我必為之霸强國不能王則可以辟其兵使之無伐我然則强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强國之事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强國强國曾劉無下强國兩字之事成則

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强國者聖人之計也

韓陽役於三川而欲歸足强為之說韓王曰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役且共貴公子王於是召諸公子役於三川者而歸之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然而見親秦韓計之非金無以〈曾作已〉也故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侯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秦從是觀之韓亡美

人與金其疏秦乃始益明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以是為金以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疏秦不明美人知内行者也故善為計者不見内行

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疾攻魏之運魏急則必以地和於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戰戰勝攻運而取之易矣戰不勝則魏且内之公仲曰諾張丑因謂齊楚曰韓已與魏矣以為不然則蓋三本同作蓋一作盡觀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齊楚恐因講於魏而不告韓

或錢添或字謂韓相國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為有癰腫也使善扁鵲而無癰腫也則人莫之為之也今君以所事善平原君者為惡於秦也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願君之熟計之也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隧而恐楚之怒也唐客謂公仲曰韓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隧也非弊邑之所憎也韓已得武隧其形乃可以善楚臣願有言而不敢為楚計今韓之父兄得衆者毋相韓不能獨立勢必不善楚王曰

吾欲以國輔韓珉而相之可乎父兄惡珉珉必以國保楚公仲說士錢作仕字唐客於諸公而使之主韓楚之事韓相公仲珉使韓侈之秦請攻魏秦王說之韓侈在唐公仲珉死韓侈謂秦王曰魏之使者謂後相韓辰曰公必為魏罪韓侈韓辰曰不可秦王仕之又與約事使者曰秦之仕韓侈也以重公仲也今公仲死韓侈之秦秦必弗入入曾有下入字又奚為挾之以恨魏王乎韓辰患之將聽之矣今王不召韓侈韓侈且伏於山中矣秦王曰何

意寡人如是之權也今安伏名韓侈而任之

客御為韓謂秦王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君知其國不知異國彼公仲者秦勢能詘之秦之强首之者珉為疾矣進齊宋之兵至首坦曾作垣遠薄梁郭所以不及魏者以為成劉作戍而過南陽之道欲以四國西首也所以不者皆曰以燕亡於齊魏亡於秦陳蔡亡於楚此皆絕地形羣臣比周以蔽其上大臣為諸侯輕國也今王位正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郝是從臣不事大臣也公孫郝之貴

不得議甘戊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劉本作也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輻湊以事其上則羣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一也公孫郝嘗疾齊韓而不加貴則為大臣不敢為諸侯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羣臣以為能矣外内不相為則諸侯之情偽可得而知也王之明二也公孫郝樗里疾請無攻韓陳四辟去王猶攻之也甘茂約楚趙而反敬魏是其講我茂且攻宜陽王猶校之也羣臣之知無幾於王之明者臣

故顔公仲之國以待於王而無自左右也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疇豎大怒於周之留成陽君也謂韓珉曰公以二人者為賢人也所入之國因用之乎則不如其處小國何也成陽君為秦去韓公疇豎楚王善之今公因逐之二人者必入秦楚必為公患且明公之不善於天下天下之不善公者與欲有求於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公

或錢添入或字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齊封君以莒齊

秦非重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及不交齊次弗納於君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山陽君因使之楚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冠蓋相望秦不救韓相國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疾為一宿之行田苓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使公來田苓對曰不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為公之主使乎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曰未急何也田苓曰彼韓急則將變矣穰侯曰公無見王矣臣

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陽之下

秦招楚而伐齊冷向謂陳軫曰秦王必外向楚之齊者知西不合於秦必且務以楚合於齊齊楚合燕趙不敢不聽齊以四國（三本同去國字）敵秦是齊不窮也向曰秦王誠必欲伐齊乎不如先收於楚之齊者楚之齊者先務以楚合於齊則楚必即秦矣以强秦而有晉楚則燕趙不敢不聽是齊孤矣向請為公説秦王

韓氏逐向晉於周周成恢為之謂魏王曰周必寛而反

之王何不為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魏王曰諾成恢因為謂韓王曰逐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也豈如道韓反之哉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王失之也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

張登請費緤曰請令公子年謂韓王曰費緤西周讎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王何不名之以為三川之守是緤以三川與西周戒也必盡其家以事王西周惡之必效先王之器以止王韓王必為之西周聞之必解子之罪

以止子之事

安邑之御史死其次恐不得也輸人為之謂（三本同無謂字）安令曰公孫綦為人請御史於王王曰彼固有次乎吾難敗其法因遽置之

魏王為九里之盟且復天子房喜謂韓王曰勿聽之也大國惡有（曾本作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聽魏安能與小國立之

建信君輕韓熙趙敖為謂建信侯曰國形有之而存無

之而亡者魏也不可無而從者韓也今君之輕韓熈者交善楚魏也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其收韓必重矣從則韓輕横則韓重則無從輕矣秦出兵於三川則南圍鄢蔡邵之道不通矣魏急其救趙必緩矣秦舉兵破邯鄲趙必亡矣故君收韓可以無舋

段産謂新城君曰夫宵行者能無為奸而不能令狗無吠已今臣處郎中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令人毋議臣於君願君察之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一無此字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牽長故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曾作維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者是纆牽長也

戰國策卷二十八

戰國策卷二十九

漢 高誘 注

宋 姚宏 續注

燕一

蘇秦將為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粟之利民雖不由田作棗粟之實足

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埊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興號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距國都

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内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

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强秦南近齊趙齊趙强國也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奉陽君李兌甚不取於蘇秦蘇秦在燕李兌因為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

非趙之利也臣竊為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其以權立以重外以事貴故為君計善蘇秦則取之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疑蘇秦則君多資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蘇秦結交

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謂文公曰不如以埊

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曾本更添齊趙二字聞之遂出兵救燕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為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桉戈而卻曰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強秦制其

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何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獻開罪而交愈固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强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虚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矣所謂轉禍為福因

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願為兄弟而請罪於秦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曾本云史作不官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

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足下不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飡汙武王之義而不臣焉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史記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

以自為也非所以為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
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為可
乎則齊不益於營丘足下不踰楚境不窺於邊城之外
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
進取之道臣之趨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
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
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
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

公勿憂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故妾一僵而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王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歠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歠廚人進斟羹因反斗而擊之代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

大王割十城乃卻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强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辟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

宮他為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地小亂者可得其寶今燕客之言曰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為之也王何為不見魏王說因見燕客而遣之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

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敢欲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

思念報齊身自削甲扎曰有大數矣妻自組甲絣曰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伐也直患國弊力不足矣子能以燕敵齊則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茍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稸

積散西困秦三年民憔瘁士罷弊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固民力窮弊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為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弊

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内寇不與外敵不可距王自治其外臣自報其内此乃亡之之勢也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

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啟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

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其實令啟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効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

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宫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已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公子平是為燕昭王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厲燕質子為謝乃已遂委質為臣燕

相子之與蘇代婚而得燕權乃使蘇代持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伯也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

故不如東蘇子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之宋宋善待之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以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

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藉叱咄則徒隷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

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曾鈔作於劉作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

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秦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强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為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郄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强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

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此所謂强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强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吴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乎則莫如遥霸齊而厚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之秦

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
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然而王
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説説秦謂秦王曰燕趙破
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為
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
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
則燕趙信秦矣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為三
帝而以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

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一作德）因驅（一作馳）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弊躧（一云脫屣也）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伯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曾改作代）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知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然則

王何不務使知士以若此劉去此字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

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鰌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為

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埊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其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鰌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為進取者也臣以為廉不與身俱達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對曰以自憂為足則泰不出殽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三王代位五伯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負籠耳何為煩大王之廷耶昔者

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則諸侯不為别馬而朝矣臣聞之善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强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為曾作其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强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劒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强國也西勞於

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為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為寡人東游於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為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為王譬昔周之上埊嘗有之其丈夫官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

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為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躓而覆之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為子之遠行來之故為美酒令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為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

不制於衆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世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羣臣也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然而訑作于劉又改作而周之俗不自為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弊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弊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耳王曰善矣

戰國策卷二十九